我的書與畫（上）

書畫之事，其所得或各有不同，但論其經驗似無大異，因為其經驗並非即等於其所得，所以若要明顯的說「創作經驗」，會感到茫無頭緒，故不如避重就輕，把題目割裂，單獨談談經驗，比較容易得多。在下面，我將以最坦誠的態度，很平實的把我的經驗寫出來，說它是我對這方面學習過程的實錄，也未嘗不可。

我於書法，也和別人一樣，最先是寫描紅紙，從「上大人孔乙己」學起，第二步才跟父親學歐字，寫醴泉銘，經過一段相當艱苦的時期，才達到所謂橫平豎直的要求。然後臨柳公權的玄秘塔，再換顏真卿的家廟碑和麻姑仙壇記，那時我便有一個主張，就是不完全依碑的結構寫，我自主力求方正，寫到每字可用一個方格來套量，其筆畫都在方格之內，這個功夫，我覺得下得相當深厚，不無沾沾自喜。大約十五六歲時，寫些賀禮用的對聯，已經能夠站得住了，可是自己也發覺了弊病，病在過於方正，不免平板了，於是開始學習行書，初以蘭亭、聖教為日課，經過年餘，始得行書門徑。接著，家父給我一部三希堂法帖，翻閱之下，猶如看到海洋，波濤洶湧而漫無邊際，自忖往時所見，僅僅西湖一角，所得實在太渺小而有限了，從此開始作普遍的涉獵，企圖得以補救前失，並有欲融會貫通的野心，既然有了這個想法，索興擴大範圍，也兼習近代金冬心、鄭板橋、王夢樓、何紹基、趙撝叔、康有為的字，甚至連當時最風行的曾熙、李梅庵、鄭孝胥、天台山農、吳昌碩的字都學，可說只要造形上比較特殊一些的無不喜愛，真是包羅萬象，駁雜不堪，三月一帖，五日一碑，隨時更換，認為當然，如此漫無目標的似乎過了好幾年，現在回想，頗覺好玩，所以我稱之為徬徨時期。不過有一點值得說明，便是正因為對古今諸家有過或長或短的一番醉心，對他們的筆意不無了解，就基礎言，自有裨益。

抗戰前二年，我初離杭任事於南京。公餘之後，時間有限，不得不由博而約，我專事致力於文衡山的行書，原因是由於文翁的字有羲之的典型而意態秀整，切合需用。抗戰時期，于役蜀中，仍擬效不輟，同時並加入文翁的小楷和孫過庭的書譜序。對這三種字的致力之勤，真是頗有苦心孤詣之慨，所以，現在我的字裡仍有著或多或少那三種字筆意。

我對篆隸和北碑所下的功夫，自覺不足。篆書臨過李陽冰的三墳記和城隍廟碑，楊沂孫、趙撝叔、鄧石如的也曾先後寫過一個時期，結果還是對吳昌碩書的石鼓文發生興趣，昌老所書石鼓的結體，雖有人詬病他與原拓離譜，而我正愛他的自由發揮，所以到現在我仍偶而擬效。取法如此，和性情不無關係，是每人不同的。因此，現在每有年輕朋友詢及學字應選何種碑帖時，我的答覆總是不明確的，我會說你見那一種喜歡就學那一種，便有進步，我若指定某種，你恰對它見而生憎，是不會有興趣去研究的。

隸書，我不取剝落過甚的碑版，所以乙瑛禮器寫得較久，漢碑中當以曹全最為完好，但嫌其缺乏古意，故臨寫不久，即此中輟。近代伊秉綬的隸書，據說出自衡方碑，我於衡方無何興趣，對伊書卻有偏好，迄今偶作摹擬。這種情形，曾有人問我何不取法乎古？我的回答是「聊適己意」，語實不遜，真是無可奈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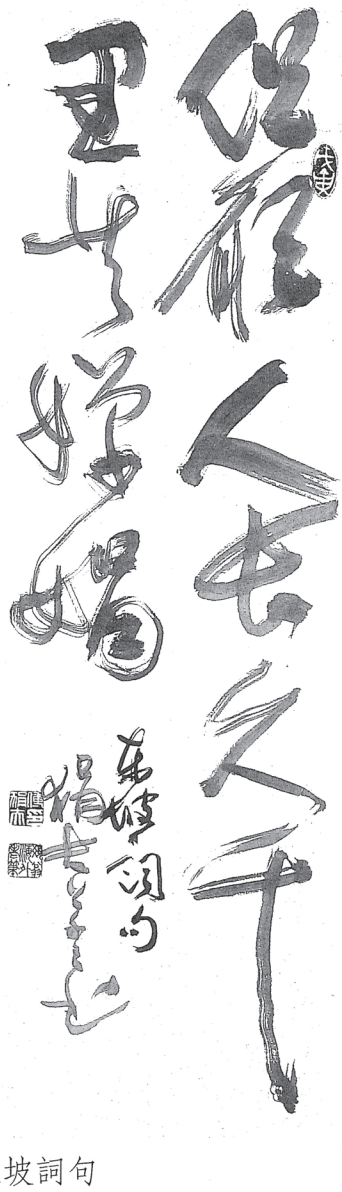
關於北碑，因為王潛樓師介紹我學張黑女誌，就專事練習，並不旁騖，現在我所寫的楷書裡，還隱約有他的痕跡。不過我臨黑女，出之平穩，費力不多，所以對何道州所說的「…每一臨字，必迴腕高懸，通身力到，方能成字，約不及半，汗浹衣襟矣…。」要如此用勁，我實在不敢深信。或者今人不及古人，便在於此，也未可知。在滬杭，常見經亨頤的字，深覺圓潤可喜，說是脫胎於二爨，於是又學二爨，為期甚短，似無所得。某日，見新聞報副刊載有討論龍門二十品的文章，說這二十品大體可別為四類：穆亮夫人尉遲氏、大妃侯氏暨高樹等造象記為一類，以端方精整見稱，仇池楊大眼、孫秋生、暨一弗等造象記為一類，以沉著遒勁見稱，安定王元燮暨比丘慈香等造象記為一類，以奇偉峻蕩見稱，齊郡王祐等造象為一類，以骨氣俊妙見稱…。說得頭頭是道，令我怦然心動，於是又學龍門二十品，但這不過是出於一時衝動，實非性之所近，終於淺嘗輒止。然此一涉獵，非為無益，於方筆峻整的格法，自是有所了解。

三十八年初播遷來台，憂思萬端，寢食不安，公餘之暇，排遣之方，一惟臨池而已，可是總覺得以孫過庭書譜序或魯公爭座位、祭姪稿等為範本，頗受拘束，不能任情揮灑，乃決心作大草之研究，欲藉縱恣的線條，來發洩胸中的悒鬱。在以往對大草未加注意的我，一旦要開始探求，自非先作一番準備不可，那時的台北，在書法方面的參考品極其貧乏，我每逢例假，就跑古董店，這些店舖，在二十年前，都是雜亂無章，僅有「萬象」一家，有些可看的東西，店主沈弘一君，也很謙和，因為常去，便和他漸漸的熟起來了，我就託他代為注意搜求大草字帖，某次去，他出示一本日本印的王鐸書草書詩卷和一本蔡襄的楷書，我當時就把王書買來，這是王鐸五十六歲時所書的一個綾本長卷，寫杜詩五律十首，極流利自然之至，的確是上好範本，卷末標籤上載有「中村不折先生所藏」字樣，則原件應是流落在日本了。

我既購得此帖，雖非原作，但印刷甚精，亦喜出望外，於是又下了一番苦心孤詣的功夫，大約持續了五六年之久，對抑揚頓挫爭讓避就等關鍵，並有所悟。近十數年來，書法參考品，充斥市上，足供選擇，可以隨心所欲了。同時我以為先博而後約的方法還是準確的。乃泛濫諸家，如羲獻父子、智永、張旭、賀知章、懷素、黃山谷、米襄陽、祝枝山、黃道周、張瑞圖、傅青主、許友等等，只要草書而為我所喜的，無不臨寫若干，其中當以羲獻父子、懷素、山谷、元章、二水、青主、覺斯為主幹，擬效最勤。我雖不敢作「冶諸家之長於一爐」之想，但相信這樣的做法，總比寢饋一家的所獲為多，或許能試探出另一條途徑來，也未可知。所以近若干年來，我因性之所好，也以寫行草書為多，對連綿草尤感興趣，蓋其規律較少得以自由發揮也。

回憶十人書展計先後舉行六次。朱龍盦兄擅二爨，每以八尺長聯展出，字大逾尺，力能扛鼎，他見了我的四尺小聯，筆畫纖細，以為若改用狼毫必較厚重，從此我就很少以山馬作聯書了。曾紹杰兄深研篆隸，精刻印，於書法評鑑極嚴，少所許可，某次，我以八尺臨伊汀州六言隸聯展參加展出，紹杰兄認為不惡，我才竊喜對伊書下的功夫並不虛耗。有一次十人書展同仁月集，王壯為兄看了我的日課作品，那樣放任無度，不免發問，我解嘲的說：「我寫字就是畫畫」，實際上，我作字確有畫意滲入，不過這個構想，也是試探性質的，適合與否，還不敢自信，不意壯為兄非但以為恰當無比，並且還引起了他對書法上的許多想法，因此他曾試作亂影書和毫墨樂章等。同時張十之兄對拙作草書，也謬賞其標格特異，從而我對參入畫意於草書中的想法有了信心。

原文刊於藝壇三十一期，一九七〇年十月



東坡詞句